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7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7 幸存者调查口述 (下)

费仲兴 张连红 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⑦ 幸存者调查口述(下)

费仲兴 张连红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存者调查口述/张连红,张生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7-214-04234-7

I. 幸... II. ①张... ②张...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475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二十五至二十七册 幸存者调查口述(上、中、下)

张连红 张 生 费仲兴 戴袁支 编

责任编辑 戴宁宁 曹 斌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凤凰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46.625 插页 12

字 数 1 3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234-7/K·531

定 价 87.00 元(精装)(上中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何秉孟

委员：蔡文兰 孙 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 正 杨 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王 正 杨 群

学术委员会

主任：张海鹏

委员：王桢林 王效贤 关 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鹞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上

一、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调查	1
--------------------------	---

(一)“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调查	1
-------------------------------	---

(二)雨花台区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 普查办公室调查	76
---	----

(三)江浦县党史办调查	198
-------------------	-----

(四)徐志耕调查	231
----------------	-----

二、南京大学调查	263
----------------	-----

(一)城区调查	263
---------------	-----

(二)浦口调查	271
---------------	-----

(三)六合调查	365
---------------	-----

中

三、南京师范大学调查	463
(一) 城区调查	463
(二) 栖霞调查	525
(三) 尧化门调查	546
(四) 八卦洲调查	582
(五) 迈皋桥调查	653
(六) 汤山调查	687
四、南京理工大学调查	702
(一) 栖霞调查	702
(二) 汤山调查	738
(三) 麒麟、龙潭、仙鹤门调查	756
五、河海大学调查	770
(一) 板桥调查	770
(二) 西善桥调查	793
(三) 铁心桥调查	821
(四) 江心洲调查	853
六、南京农业大学调查	861
(一) 湖山村调查	861
(二) 仙鹤门调查	881

(三) 孟塘调查	887
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调查	908
(一) 淳化调查	908
(二) 秣陵调查	937
(三) 湖熟、上坊、上峰等地调查	950

下

八、南京汤山地区调查	957
(一) 汤山镇调查	957
(二) 上峰镇调查	1216
(三) 麒麟镇调查	1264
(四) 上坊镇调查	1309
(五) 句容及其他地区调查	1315
九、新闻报刊的访问报道	1337
(一) 新闻媒体	1337
(二) 政协文史期刊	1417

八、南京汤山地区调查

(一) 汤山镇调查

1. 韩正礼口述

韩正礼,男,191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桥17号

调查时间:2001年8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是黄埔12期毕业的。在国民党18军1师当炮兵团长,淮海战役时在双集堆黄维兵团手下被俘,1975年特赦,当南京市人大代表和江宁县政协委员,现在每月有380元养老费。老伴有病,生活困难。

我老家在句容黄梅桥的南巷,是个大地主,在东葛壩、高庄都有田产。江苏督军李纯是我舅祖父唐庆升的朋友,他在陶锡三的陶庐附近盖了房子,称为“俱乐部”。蒋介石来汤山后,将“汤水镇”改为“汤山镇”,把俱乐部扩大,改称“军人俱乐部”,对外不开放,一个人独享。

跑反时,南巷大刀队的队长杀死了一个日本人,西营房的日本人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便去南巷找尸体。他们到了南巷,就把村上的房子全部烧光了,只有一间供菩萨的房子没烧掉。我老家有一面稻场,许多人躲在里面。日军发现后,就在稻场上把20多位妇女集体强奸了,后来又

把她们抓去当慰安妇。

汤山一线修了许多防御工事,曾被吹嘘为“马其诺防线”,但后来根本未起什么作用。许多碉堡和重机枪掩体、轻机枪掩体连钥匙都未找到,日本人过来时,中央军的部队都是在工事外面打的。南京保卫战,打得一塌糊涂。蒋介石拿士兵的生命不当一回事,未能利用地形,基本上是血肉拼搏,拼消耗。孟塘一仗,不堪回首啊。老百姓对那场战斗的回忆是可信的,参战将领写的回忆录,虚的多,吹的多。国民党军队虚报军情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王耀武,惯于弄虚作假。

2. 曾宝友口述

曾宝友,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岗村

调查时间:2004年1月1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原来住在汤山张肖庄的分水岗,后来才搬到汤岗村的。抗美援朝时,我参了军。那时,多少人都争着要到朝鲜去,为自己的亲人报仇,可后来部队没有入朝参战,一直驻扎在南京城里了。1955年复员。现在政府每月给我160元钱,我是老党员,另外再给60元。两个儿子没有正式工作,我吃的米和菜都是他们给的。爱人在20年前因病去世了,现在我一个人过。

鬼子打到汤山来的那年,我11岁,给地主家放牛。那年冬月里,我亲眼看到鬼子的坦克沿着宁杭公路从汤山镇朝西边慢慢地开过来,边开边向山上打炮。坦克后面是步兵,一步一步地跟着。山上有国民党兵,他们没怎么抵抗就向西撤了,附近没有打过什么有组织的阻击战。鬼子的坦克朝山上打炮,山上一打就烧起来了,但没有引起大火。那时候山上树不少,但柴不多,柴都被老百姓割光了。我家十几口人就躲在于右任别墅防空洞东边的小山包上,离防空洞很近,没有被鬼子发现。我亲耳听到一个中国人在洞口喊:“洞里有人吗?你们不出来就烧死你们!”结果,躲在洞里的老百姓都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后来,听别人说,有一个

人活着逃了出来。第二天刚天亮,我们觉得躲在这里太危险了,就翻山过去,到朱砂洞那里。翻山时,看到肖家一个姑娘死在山路边,手里端着一碗饭,身上衣服全剥光,下身有根本棍戳在里面。她是被日本鬼子强奸致死的。

我们一家在朱砂洞底下一个姓谢的老表家里住了两天,鬼子就跟过来了。一共三个,脸上都很脏很脏,两个人拿长枪,一个人拿短枪。当时老表家里躲了七八十人,有西山头的、寺庄的、徐家边的,都以为这里偏僻,安全些。谁知偏偏在这里碰上了鬼子。我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鬼子,心里非常害怕。鬼子叫我们把衣服脱了,挨个地看手掌,看前额,看肩膀。有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留了个洋头,剪得又不齐,七豁八豁的,手臂上有枪伤,腰里又束了一条皮带,日本人就以为他不是农民,要他跪下,用勃朗宁手枪打他。那个小伙子双手直抖,惊恐万分。鬼子开了两枪,没打死,便端起刺刀戳他。他双手抱住刺刀说:“疼死了,你们再给我补两枪吧!”鬼子又打了两枪。那一次,人群中没有几个小伙子,鬼子查了一会就叫人带路,到上曹村那边去了。

后来,我们就不敢躲在姓谢的老表家里了,一起进了朱砂洞。年轻人大多数都躲在朱砂洞里。过了不久,另外一批鬼子又来了,向老百姓要大米,要花姑娘。两样东西都没要到,他们就放火烧房子,把一个姓谢的看门老头烧死了,我晚上出洞亲眼看到的。那老人烧得卷缩成一团,死的模样非常吓人。

我父亲叫曾金良,当时40多岁。他一看躲在洞里也不安全,就带了我们躲在洞下边大山沟的石缝里。第二天,有个上海人带了鬼子从山上下来,我们见了就跑。日本人找到了我二伯曾金富,问他要大米和花姑娘。我二伯说:“大米没有,花姑娘也没有。”后来,鬼子找到我们藏身的石缝,找到了一点米,就说:“你们良心大大的坏了的。”因为见过几次鬼子,我们不像以前那害怕了。二伯牵了一头牛到山沟里去喝水,鬼子瞄准放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我们又回到了朱砂洞里。有三个鬼子又上山来了,一直走到朱砂洞。当时,朱砂洞旁边有庙宇,有三间瓦房,住着一位老道和两个徒弟。老道士有四五十岁年纪,对鬼子特别客气。他先跪下,让鬼子检查,

但鬼子没检查出家人。他们不知从那里弄来两个女的，一个十八九岁，听说是汤山街上人；另一个二十三四岁，头发剪得七豁八豁的，脱了衣服就睡觉，鬼子就没有打人。这边，老道便请鬼子喝酒，一直喝到下午两点多钟的样子。有个鬼子喝醉了，见人就打，把庙里一堆劈好的木柴点火烧了，大家都吓跑了。那两个没喝醉的鬼子就带了两个女的回炮校。晚上七点多钟光景，那个醉鬼找个人带路回炮校，路上有别的鬼子来接。第二天，鬼子把两个女的送了回来。过了几天，他们又来找，带回炮校，第二天再送回。这样送来送去的大约有三四回，鬼子都没有打人。

刚跑反时，朱砂洞里放了不少货，鬼子来了，好一点的，有用的，全给他们抢走了。后来，插花大队、半边山那里有了新四军，有人告密，带了鬼子到半边山扫荡。再后来，有人又说朱砂洞里也有新四军，日本人就放火把朱砂洞的房子烧了。老道士没地方住，就带着徒弟住到西山头戴家棚子的道士庵里，那个道士庵有三四间房子，后来也毁掉了。

在朱砂洞里住了一阵之后，我们就跑到插花大队。那里有大刀会，但才开始训练，功夫还不行。他们想打鬼子，可打不过，跑到半边山，队伍就散了。鬼子一气之下，把陈庄的房子烧得光光的。

后来我们又躲到赤山。那边也有大刀会，有几百号人，挺能打的。那里是圩区，路不好走，鬼子来了道路不熟悉。几百个人呼喊齐上阵，砍死了好几个鬼子，他们很害怕。后来，新四军过来了，同鬼子打了几仗。鬼子去了不少人，被打死了不少，从此就再也不敢进去了。老百姓说：“这支中央军厉害！”我在赤山住了两年，后来才回到汤山的。

跑反时，我大伯曾金山跑到黄栗墅，后来又跑到雪浪庵，躲在山沟里。在那里躲了几天，又回到黄栗墅。黄栗墅比较大，年轻人也多，鬼子常来抓夫。有一天，鬼子抓了几个青年给他们送货，后来就集中在坟头的山洞里^①。这几个青年送完货，日本人就叫他们爬山。有个鬼子跟我表叔讲别去爬山。结果，那些去爬山的青年被鬼子当成活靶打死了。一共打死七个，都是黄栗墅的。有姓胡的兄弟俩，还有一个姓陈的。我表叔没去爬山，就逃过了一劫。这是听我表叔讲的。

① 在珠山，原来是国民党的弹药库，日本人占领后就住在里面。

我大伯曾在方冲的油老鼠洞里躲过几天。洞不大,躲了二十来个人。洞口有块大石头把洞挡住了,日本人没发现。大伯亲眼看到有一支中央军的队伍开进了方冲,说是一个师的部队。师长坐在轿子里,叫人抬着。到了方冲,下了轿子,就集合队伍训话。洞里的老百姓看到了,都觉得很奇怪,说:“你们看,中央军的队伍不是又回来了吗?”可这时候汤山被日本人占领着,山头上有日本兵。鬼子的人不多,就喊他们的飞机来炸,结果,飞机投下的炸弹炸着了他们的自己人。中央军便不顾一切地向大赤燕方向冲,被山上的鬼子用机枪压住,没冲出去,只有一小部分朝张家岗冲的人逃了出去。方冲的山上,从大赤燕到春山,到处都是中央军的死尸。我从赤山回到汤山后,去方冲山上打柴,那子弹壳一堆一堆的,可以装好几麻包。我还钻进油老鼠洞里看了看,发现洞内的灶台还在。附近山上还有石头垒起的简易工事,有手榴弹。

后来听人讲,方冲这个师是因为过长江过不去,才走仙鹤门撤退的,一直退到方冲。那一仗打得时间很短,也就个把小时,但中央军死的人很多。方冲是三面环山的小山冲,也就十几亩二十几亩地的平地,一层一层的尸体都堆着,过了很久都没有人敢去打扫战场。后来,新四军过来了,到处买枪。老百姓便到死人堆里去摸枪。听人说,有个人摸到了一支枪,死人的手指还牢牢地扣着扳机。他一拉,枪响了,这个人就被死人打死了。当时,这件事传得很广的。

3. 许振林口述

许振林,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岗村24号

调查时间:2004年1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跑反那年9岁,上小学一年级。班上有个女同学,她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她早许多天就告诉我说她们要搬家,并问我什么时候搬。当时我还不明白搬家的意思。后来,鬼子要打汤山了,许多人都外出逃难,我才知道她说的搬家原来是撤离。

跑反时，我们家逃到了龙潭北圩。从汤山到龙潭的路上有许多广东兵，一批一批地撤退，人数很多。到了北圩，我就听说我家门哥哥许振明8岁的女儿在孟塘那里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砸死了。那炸弹没爆炸，是掉下来砸死的。

跑反时，我们许家的人都集中在北圩的秧田圩。有天，来了两个日本兵，叫我们站成一排。他手里拿着王八匣子(手枪)，当着许多人的面，把一个女的糟蹋了，完了就走。

跑反回来，我看到一个女的被杀死后泡在塘里，就是汤山中学那个小水塘，头发散乱，快腐烂了。在附近一个山劈子下面，有一个大坑，里面堆了许多死人，后来有人去埋了。

我有个家门爷爷，头上长癞痢的，大家都喊他“癞爷”。他没有跑反，留在了家里了。结果，就在他家后门口的灰堆上被日本鬼子一刀砍死，头全砍下来了。

还有个家门哥哥叫许振金，当时20多岁，在日本人组织的自卫团里当兵。有天夜里，自卫团的人统统被新四军俘虏了，他也被抓去了，但后来跑回来了，住在自己家里。一天夜里，鬼子的一个团长喝醉了酒，到许振金家喊开门。许振金一开门，鬼子团长就把他一把抱住，把他当成花姑娘了。许振金挣扎开了就跑，没跑几步远，鬼子团长就用盒子枪打他。当时打伤了，没死。他又逃，但因伤势很重，没治好，就死掉了。

以上都是我们许家的几个人，我了解得较清楚。除此之外，我还听说有一个姓桑的翻译官抓住了上峰西庄的一个人，说他是新四军，在大岗子后面(今汤山医院之东、新菜场以西)用刺刀把他活活捅死了。

中央军和日本鬼子在方冲打的一仗，老人说的很多，说有一个团，大部分人被鬼子打死在方冲。当时传说这支中央军原本是要开到宝华山西边的张家岗，再往宝华山方向去的，后来领路的人把队伍领到了孟塘的张家岗，到了张家岗南面的方冲，就碰到日本兵了。

汤山这里就听说方冲打了一仗，别的地方没听说打过仗。在插花、孟墓那里，中央军的四川兵同日本军打过一仗的，而且打得很激烈。后来，孟墓那里新四军活动很活跃，人数也很多。

4. 刘幸福口述

刘幸福,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幸福邨8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牛。祖籍是江宁上峰东岳庙,我是在汤山青林沿城生的,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老伴去世了,我一个人过。儿子家做的饭硬,我自己烧。我眼睛有白内障,看不清了,耳朵也有点聋。

我父亲是烧砖瓦窑的,有四张窑。我兄弟五个,我排行第三,人家喊我“刘老三”、“刘瞎子”。年轻时,我也烧过砖瓦窑,个子不高力气大,能挑七八百斤,背都压弯了。解放后在龙潭圩筑江堤,几万个人看着我挑重担,是出了名的。这力气也是烧窑时练出来的,挑砖瓦,一点一点加,到后来挑1000块也不稀奇了。挑这么重的担子,用毛竹扁担是不行的,一挑就断。我用的是硬树杠子。

跑反时,我跑到东岳庙老家那里去了。日本人在沿城杀人的事也知道,一次就杀了七八十个呢。那是跑反完了,村上人都回来了,有好几个鬼子下乡放闲,进村要鸡蛋,要花姑娘,看到一堆柴火,就把枪搁在一边,围着烤火。有人把他们的枪掳走了,还打死了几个日本人。没打死的就回去报告。后来,就来报复了,叫村上的人排成一排,统统枪毙,房子统统烧光。你去惹他们,他们能不打你吗?听说掳枪的人不是沿城的,是穿老百姓衣服的新四军。

老百姓到汤山街上来,鬼子是要盘问的,问你有没有新四军。你如果说“没有”,鬼子就要打你。如果说“新四军大大的有”,他就不打你。当时的翻译官叫赵大宝,是汤山人,他有个儿子还在。他告诉我们说,你讲“有新四军”就不会打你,就没事。

83医院是日本人造的,当时叫伤兵医院,解放后才叫83医院。日本人得了传染病,就从医院里拖出来,用大柴围成一圈,浇上汽油烧死。我在汤山林场看到过好几次,就是现在汤山新菜场附近的地方。每次烧几个,人不多,日本人让我们看的。烧的时候,有穿和尚衣服的日本人敲鼓

念经的。那小鼓圆圆的，扁扁的，直径约30厘米，蒙了一张皮。和尚一边走一边敲，我们小孩就跟在后面跑。和尚到了烧的地方就跪下来念经，一把小槌子不停地敲。烧完后，骨灰埋起来，再插上一块小牌子。

日本人的宪兵不在陶庐里，也不在俱乐部里，而在陶庐过去一点，现在南京市交际处管的那幢房子（今温泉路3号，蒋介石温泉别墅）里。

天然温泉浴室的房子是老百姓造的，后来被鬼子接过去，他们自己开了个浴室，里面有泉水。这个浴室只让日本人进去洗澡，不许中国人进去的，但里面有中国苦力给他们打工，都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不超过20岁的。（秦洪文插话：我在里面打过工，干了五六个月。）日本人男的、女的在一个澡堂里洗，打工的进去拎水，可以看，但不能笑，一笑就要揍你。

在（宁杭）公路边上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场，商场的名字叫“天福”，是做买卖的，主要是卖木炭，给日本人烤火。中国人也可以去买。伤兵医院里有一个日本人叫山本，他不是军人，专门把医院里的剩饭剩菜拿出来卖给老百姓。干净一点的，卖给你吃，脏一点的，卖给你喂猪。“天福”的日本老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老板喊他老婆“喔嘎塞”，他老婆喊他“喔得塞”。“天福”是商场名字，老百姓背后就喊那个老板天福鬼子。天福鬼子养了个女儿，二十来岁。汤山西边汤泉村上有个小五子，大名叫张有旺，是给“天福”打工的。天福鬼子叫他和自己的女儿“赛古赛古”，就是睡觉。他要自己的女儿养一个孩子，长大后既会说日本话，又会说中国话。小五子不敢，天福鬼子就说：“你的，和她‘赛古赛古’。里面话明白，西南话明白，我的金票大大的新叫。”日本人称自己是“里面人”，称中国人是“西南人”。后来，他女儿的肚子大了，有小孩了，天福鬼子想把张有旺带回日本，让他们做夫妻。到了关口，没通过，小五子又回汤山了。

我14岁那年由山本介绍，到俱乐部里给日本鬼子打工，擦洗澡堂子，打扫卫生。日本婆子常常一汽车一汽车地开过来洗澡。她们都是军官家属，不是妓女。在俱乐部里打工的中国苦力有八九个人，有的做饭，有的打杂。有马九毛、马九本、干八子，还有安基山的小八子，都是在里头打工的。有一天，一个做饭的对我说：“你还小，我们是大人了。下次

日本婆子来洗澡，你喊我们去看看。”我答应了。日本婆子要我给她们擦背，说：“苦力，来来来，我的金票大大的新叫。”她们还真的给了我不少角子，是银的，有两毛的，有六毛的，也有一元的。抓了一把就给我。这些角子，中间都有小圆孔。

日本婆子洗澡的时候，先把背后背的那个四四方方的小包包取下来，恭恭敬敬地供在那里，然后脱衣服，穿上高脚鞋。小包包里头有个铜像，她们叫“大商”，是他们的老祖宗，其实就是薛仁贵的像，谁也不让摸的。日本人是薛仁贵在日本丢下的一支人马，传下来就是日本人。除了讲话不同，其他同中国人都一样。朝鲜人叫“靺鞨”，他们的后脑勺是平的，同中国人不一样。朝鲜人帮日本人打中国，因为中国人以前杀过“靺鞨”，他们要来报仇，来中国烧杀。“八月十五杀靺鞨”，一、二、三、四、五、六，讲不出“六”来的就杀。朝鲜人不会讲“六”，中国人就把他们杀了。

后来，我喊那几个打工的人去看日本婆子洗澡了。他们看的时候没有笑，看完，出了洗澡堂子，都笑了。日本婆子洗完澡，就告诉俱乐部的门岗，说苦力良心坏了，要“三鞭新叫”（打）。门岗把八个苦力统统找来，用一米多长的毛竹片，每人猛打 13 下。门岗对我说：“你的，顶好顶好的。里面姑娘咕噜咕噜，你的，不要哇啦哇啦。你的，小孩，顶好顶好的。我的金票大大的新叫。”我吓得不敢去干活了，在家歇了三天。后来，门岗到我家来了，拿来了一包米，有 100 多斤，送给我家了。后来，我又在俱乐部里干了半年。再后来，我不肯去了。

日本人在汤山街上是开过妓女院的，他们叫慰安所，在高台坡那里，离我家门口不远，有三间大瓦房，现在改成信用社了。进慰安所，要在日本人手上买票，只有日本军人才能进去嫖，中国人是不让进的。里面的妓女都是朝鲜人，没有中国人。但是，有几个中国女人在里头给日本人洗衣服。她们在里面的活动，我们站在家门口看得清清楚楚。

在汤山溶洞那个地方有个李家庄，离华鼎公司不远，村上有个人叫老明山，老广寿，姓什么不知道，他今年 94 岁了，耳不聋，眼不花，头脑也不糊涂。他和秦洪文常到我这里来玩的。老人和老人能说得上话，老人和年轻人说不到一起的。

5. 张石洪口述

张石洪,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张肖庄3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7日、9月1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属虎,跑反时12岁。1951年抗美援朝时参军,没有出国,在苏北劳改农场当公安兵,1956年左右复员回家。因为不识字,没当上干部。

我老伴叫桑桂兰,和我同年。跑反时,她跟了她爷爷跑到方冲,躲在一个瓜棚里。那瓜棚就在后巷山脚下。后来,鬼子打方冲,把机枪架在瓜棚门口,对着瓜棚扫,瓜棚里的大人死了,她爷爷也被打死了。只有三个小孩没打死,一个是我老伴,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在瓜棚里躲了五天五夜,后来被后巷一个姓秦的人收养了。

跑反时,我跟我父亲、大大、大妈一起跑到了润南,没想到撞到鬼子枪口上了。大队的鬼子从村南的山上冲下来,架了机枪对祠堂里的难民开枪,不知打死了多少人!我们听到枪响就往另一座山上跑,从汤山南面,连夜跑到丁墅,在那里住了一天,又到万安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快安民了,又到殷家边,住在我外公家里。殷家边有个姓赵的老头,五十来岁,在一个姓杨的家门口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当时下着雪,鬼子在村上放火,是哪一天我记不得。

跑反刚开始时,我叔叔张明远、张志生的父亲张明海、朱秀兰的弟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李家庄的唐康金、李大洲、李世和,他们六个人在李家庄遇到了四个鬼子。鬼子要他们把四条牛腿抬走,估计是抬到“大楼”。这六个人后来都没回来。

我们村肖开银的妹妹在村南山脚下的大塘边被鬼子强奸,弄死了。当时她才十四五岁,没出嫁,我们都喊她“大丫头”。跑反完了,我们村上的大人到山上去收尸的。地点就在艾山东边一点,大道上头,鸭子山上,媒人堤下头。他另一个妹妹叫“二丫头”,和我同年,现在住在李家庄,她丈夫叫李昌仁。肖开银去世了,肖开银的父亲叫肖元荣。